

晉江與香江—— 過去、現在和未來

光陰荏苒，轉瞬間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創建已屆三十周年。值此慶典，自己作為遠方遊子也由衷地感到高興。從青年時代離開故鄉迄今，不覺有三十餘載。孩提時，自己雖身在泉州卻不瞭解泉州，後來越離開泉州，反而更加深刻地認識了故鄉。因為自己學的是歷史，無論是在廈門大學研習鄉土教材，還是在北京編纂《古代南海地名匯釋》，抑或在香港撰著《中外交通史》、《中國宗教史》，故鄉泉州始終如影隨形，縈繞在自己的腦海中。作為一個泉州人，能親自搜集故鄉的史料，並寫入自己的史著之中，我深深為刺桐古城而驕傲。

當自己尚在北國執教時，即下定決心以余生專事古代南海交通之研究，並起了個“南溟子”的筆名。不過自己萬萬沒有料到，後來居然抵達真正的南溟之濱——香江，更沒有想到在此功利社會居然還能繼續書寫中外交通之歷史。經過由東海——燕山——南溟的三角行程，自己常常把晉江與香江加以對比，覺得二地在歷史、現實諸方面頗多類似，如果彼此間能加強合作，對古今東西交通開展比較性的探索，這對中外文化交流歷史的研究，將有較大的助益。

自古迄今，南海、東海幾乎包攬了中國海上對外交通的全部航道。而廣州、泉州則成了最負盛名的兩大古港。香港因為位於珠江口外，故早就在海外交通史上佔有一席之地。《新唐書·地理志》在記載賈耽的《廣州通海夷道》時，一開始就提及“廣州東南海行，二百里至屯門山，乃帆風西行……”。屯門在今香港大嶼山以北、九龍半島西北岸一帶，它在唐代不啻為廣州的外港。到了宋代，泉州在海外交通史上的地位扶搖直上，而屯門也仍然保持其重要性。饒有興味的是，宋人周去非在《嶺外代答》一書中，竟將泉州與屯門相提並論，該書在提及由海外來華時提出：“其欲至廣者，入自屯門。欲至泉州者，入

自甲子門”。足見在中古時期，泉州及今香港屯門一帶都是著名的“香瓷之路”的起點。

泉州、香港在古今中外交通史上的地位，更可從諸多宗教的影響得到進一步證明。古來曾有人稱泉州為“泉南佛國”，確實，泉州保存有相當多的佛教古跡與文物，例如開元、承天、崇福諸寺，而東門的鎮國東禪寺遺址更被視為南派少林拳的發祥地。不過除了佛教之外，幾乎中國流行過的各種宗教亦都可在泉州找到一些遺跡。且不說泉州泮宮內的孔廟，也不提道教的太上老君岩、真武廟、城隍廟、天后宮、花橋宮等等，僅伊斯蘭教的禮拜寺在元代就有六、七所之多，全國恐無出其右者，清淨寺與靈山聖墓迄今仍名聞遐邇。此外，泉州華表山草庵有現存最早的摩尼教寺址，在開元寺內混合有佛教、婆羅門教乃至埃及古代宗教之遺跡。再加上元、明在泉州發現的十字架碑，以及後來的天主教，基督教堂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，泉州本身就是一座古代世界宗教之博物館。

泉州的宗教影響主要是古代中外交通的遺留，那麼香港卻是現今世界各種宗教之薈萃地。據統計，香港的佛寺、道觀逾三百六十間，基督教(包括天主教、新教、摩門教)諸宗派及獨立教會不少於五十個。此外尚有伊斯蘭教清真寺、猶太教堂以及印度教、錫克教的廟宇等。至於政府、外國機構或大小公司之供奉關帝、土地爺等神像，更成了司空見慣的“怪”現象。今日之香港不僅在國際金融、貿易、交通諸方面有其重要性，被譽為“東方之珠”，而且在文化方面尤因東西交匯融合而頗具特色，其流行宗教種類、派系之繁雜比起古代泉州實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上述今古宗教流傳之情況，正反映香港、泉州在海外交通史上的盛衰。然而無論其地位如何變遷、升降，它們在中外關係史上的重要性均已舉世公認。而且這兩個地方都各有其優點、長處，如能密切聯繫，加強合作，定可在有關學術研究方面結出豐碩的果實。例如眾

所周知，泉州保存並出土了許許多多的海外交通歷史資料與文物，包括絢麗多姿的古跡、各種宗教石刻以至出土之海船等等。尤其值得指出的是，數十年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在出土文物、搜集資料、陳列展覽等方面，進行許多有效的工作，為今後之繼續研究奠下重要的基石。這其中包含有吾師吳文良（已故）、莊為璣（廈門大學教授）諸先生及其他同仁的珍貴貢獻在內。

說到香港，由於它享有世界著名自由港的地位，在報刊出版、書籍印刷、彩色製作、國際信息諸多方面均具備極佳之條件，尤以效率、速度而馳名。順便一提，在香港文化界有頗多出身泉州者，據我所知原晉中（泉州五中）畢業生而在港出版著作、發表多種文章的至少有四五人。還有許多香港文化人，都對研究古今中外交流懷有濃烈的興趣，很可以加入合作研究之行列。至於我自己，今後仍願繼續研究故鄉的歷史，為泉州海外交通史略盡棉薄。謹祝故鄉人民興旺發達，前途無量！

（載《海交史研究》1989年第2期）